

論程敏政《心經附註》的心性修養工夫論

陳思璇*

摘要

明代初期，程敏政延續朱子學的發展脈絡，欲廣加弘揚，於是取南宋末年朱子學傳人真德秀所編的《心經》一書，在原書條列三十七則古典文獻的基礎上，擴編近五百條註語，增列四幅圖式，以及大量的個人按語，更名為《心經附註》。該書雖在中國流傳不廣，卻真實地反映出當時的朱子學樣貌。

然該書實為纂輯前人文獻材料的體例，所以，本研究首先採取統計的方式，歸納並分析其中最突顯個人觀點的按語，以瞭解他對朱子學說的側重點。同時，闡釋該書增列的四幅圖式，透過以圖論理的方式，掌握該書以程朱之學為根柢，所欲強調的心性修養論觀點，簡言之，即主一無適的「持敬」工夫與「尊德性／道問學」並重互補的工夫論。關於前者，可理解為修內攘外的敬義夾持工夫；至於後者，程敏政又提出朱子中年、晚年偏重各有不同，但在學理上，尊德性與道問學兩者不可偏廢，應在確立主從關係後，兼舉並行的觀點。

透過上述的研究，將對明代初期的朱子學發展，有更具體的認識，同時也呈現朱子學理解的其他可能性。

關鍵詞：程敏政、心經附註、明代朱子學、誠敬、尊德性

* 清大華文所碩士班。

一、前言

程敏政，字克勤，號篁墩，又號留暖道人，祖籍南直隸徽州府休寧縣，生於明英宗正統十年（1445），卒於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¹⁹⁵出生宦宦之家，其父程信（彥實、晴洲釣者，1417-1472）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程敏政因早慧被舉薦與英宗，入翰林院讀書，官給廩饌。成化二年，以進士一甲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參與編修《英宗實錄》、《大明統一志》、《洪武正韻》、《資治通鑑綱目》、《續資治通鑑綱目》等書。¹⁹⁶因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有功，於成化十三年（1477）陞左春坊左諭德充東宮經筵講官。¹⁹⁷其學問頗受時人稱道，《明史》記載：「翰林中，學問該博稱敏政，文章古雅稱李東陽，性行真純稱陳音，各為一時冠」，¹⁹⁸可見其盛名。

於弘治元年（1488）與十二年（1499）分別發生了令程敏政備受挫折的彈劾案。前者遭監察御史王嵩（邦鎮，1441-？）等上書誣陷，被迫致仕，直到弘治五年十月丙寅方查明復職。¹⁹⁹在這段期間，程敏政講學南山精舍，頗有歸隱之志。而其被廣為討論，並影響後來王守仁（陽明，1472-1529）著《朱子晚年定論》之《道一編》便在此時由門生李汛（彥夫，？-？）等整理而成書，該書中倡議「朱陸早異晚同」說，更廣受當時學界的討論。《心經附註》一書也是在這段時間編著而成的，此書原本是程敏政於南山精舍教授學生的教材，於中原地區雖未受到重視，但傳至朝鮮半島卻備受青睞，²⁰⁰且程敏政發生在弘治十二年的鬻題案，亦引發朝鮮儒者熱切的討論。²⁰¹此事於《明史》中亦有記載：「十二年與李東陽同

¹⁹⁵ 何威萱：〈寂寞的神童：明儒程敏政生平要事考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63 期（2016 年 7 月），頁 91、96。

¹⁹⁶ 夏國安：《程敏政的儒學思想》（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年 9 月），頁 11。

¹⁹⁷ 明·焦竑：《國朝獻徵錄》〈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程敏政傳〉（臺北：學生書局，1965 年），頁 1435。

¹⁹⁸ 清·張廷玉等：《明史》〈列傳第一百七十四，文苑二·程敏政傳〉（新北：藝文印書館，1990 年），頁 3151。

¹⁹⁹ 夏國安，《程敏政的儒學思想》（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年 9 月），頁 15-18。

²⁰⁰ 案：根據韓國學者金基柱的統計，自李滉（退溪，1501-1570）發表探討程敏政《心經附註》之〈心經後論〉以後，至少共有八十七人，一百多種的相關解說文獻。參考〔韓〕金基柱：〈朝鮮性理學與《心經附註》〉，《當代儒學研究》第八期（2010.06），頁 12。

²⁰¹ 同上，頁 13。

主會試，舉人徐經、唐寅預作文，與試題合。」²⁰²因而遭到指控，與徐、唐等人一同下獄，後來更被勒令致仕，是以「敏政出獄憤恚，發癰卒。」²⁰³

雖說程敏政以博學聞名，著有《道一編》以及《心經附註》等書以探討朱子心性之學，前者多是節錄朱、陸之說，試圖探索朱子思想之真義，以證明「朱陸早異晚同」之說，矯正當時流於餽釘考據之朱學風氣，而偏廢心性修養的弊病；後者則較為偏向修養工夫論之探討，尤其注重在心性上用功的可行性。且觀錢穆先生（賓四，1895-1990）〈讀成篁墩文集〉一文，開篇便言：「其人入《明史文苑傳》，不目為理學中人。黃梨洲《明儒學案》亦不列。」²⁰⁴是以在理學的發展史上，程敏政之學說固然對於王陽明的《朱子晚年定論》有所影響，²⁰⁵卻未受到充分的關注。²⁰⁶今人對於程敏政《心經附註》一書的研究仍有所不足，以程敏政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位論文，前有 1993 年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夏國安的碩士論文《程敏政的儒學思想》，然此篇論文並未對《心經附註》一書有深刻的討論；後有香港理工大學何威萱的博士論文，該作著眼於程敏政的學術思想層面，藉以觀察明代王陽明之前的學術風氣。此篇博士論文論述程敏政甚為詳盡，然對《心經附註》一書的討論主要放在與南宋真德秀（西山，1178-1235）《心經》的體例修補之框架下展開，其中有關《心經附註》中義理的闡釋，則採取宏觀的角度觀之，直接點明《心經附註》在義理上的獨特主張，並與《心經》進行差異性比較。另一篇相關的單篇論文為孫淑芳於《國文學報》中發表的〈存心之學——《心經附註》的心學論述〉，該文則著重闡發《心經附註》中的修養工夫。然其引述論證者以程敏政所徵引的前人之語為多，不易看出程敏政的個人論點。至於周月琴的《《心經附註》對退溪心學形成之影響研究》則詳於歸納真德秀的《心經》

²⁰² 清·張廷玉等：《明史》〈列傳第一百七十四·文苑二·程敏政傳〉，此段末句寫到：「或言敏政之獄，傳瀚欲奪其位，令景奏之。事秘，莫能明也。」（新北：藝文，1990年），頁3151左下。

²⁰³ 清·張廷玉等：《明史》，〈列傳第一百七十四·文苑二·程敏政傳〉（新北：藝文印書館，1990年），頁3151左下。

²⁰⁴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四）》，收錄於《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1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年），頁47。

²⁰⁵ 何威萱：《程敏政（1445-1499）及其學術思想：明代陽明學興起前夕的學術風氣研究》第五章對於程敏政《道一編》以及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二者在「合會朱陸」重新對於此中傳承的關係進行討論，說明二書雖向來是為一脈相承，皆持朱陸「早異晚同」之說，然在取才和形式上卻展現不同的內涵，程敏政之意在於解決「合會朱陸」之公案，陽明則避開朱陸異同問題，直探朱子晚年思想，「一來以之救平其學說與朱學之間的差距，二來更是將之與古本《大學》、《傳習錄》一同刊刻，確認不同於他者的學派意識。」（香港：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博士論文，朱鴻林先生指導，2013年），頁193-250。

²⁰⁶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四）》：「篁墩於著《道一編》以前，尚有《心經附註》一書。《心經》乃是宋末真德秀西山所著，其書亦不見稱於黃、全之《宋元學案》。篁墩《附註》，更不為後人稱道。」，收錄於《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年）頁59。

與程敏政的《心經附註》兩書的文本內容之比較，總結出主敬成聖為程氏之作所追求的根本目的，並以之與程朱理學、陸王心學做比較。²⁰⁷

然上述之作，雖有鑑於《心經附註》是一部纂輯前人論述的選集著作，已初步歸納出其編纂內容，以及與母本一真德秀的《心經》在體例上的差異，但並未徹底本此原則分析程敏政本人透過此著作所欲傳達的學問觀點，殊為可惜。故本文乃從歸納程敏政個人的按語出發，分析其所徵引人物的側重點與獨特性；繼之，論析其以圖式闡明心性之學，此一獨特說理方式背後的學問觀點；最後，仍本其個人按語為論據，說明程敏政之作在彰明主敬的修養工夫論與傳達尊德性、道問學互補並重的學問觀點。

²⁰⁷ 案：上所論列之前人研究成果，請見文末「徵引書目」。

二、以統計歸納的方式掌握《心經附註》

(一)《心經》與《心經附註》之成書

《心經附註》的成書淵源可上追溯到南宋末年朱子的再傳弟子真德秀摘錄儒學經典中與心性之學相關之章句，輔以程朱等理學大家對這些篇章的相關討論所編輯而成。真德秀自《心經》一書中明確提出的「心學」，但此處所提的心學，與陸王一脈之「心學」不可一概而論。真德秀所說的「心學」，是「直接繼承程朱理學發展而來的心性修養哲學」²⁰⁸。而在真德秀師承源頭的朱子學說確實也於心性之學處，有著深切的討論。當代國學大師錢穆先生主張：「朱子之學徹頭徹尾乃是一項圓密宏大之心學。」²⁰⁹《心經》一書確實是開啟了朱子一派心學的先河，並影響了諸如王柏（會之，1197-1274）的《研幾圖》、程復心（林隱，1258-1341）的《四書章圖》，以及吳澄（草廬，1249-1333）的心學思想和「合會朱陸」之說。

而程敏政的《心經附註》是以原有的《心經》作底本，又添上明初之前與論題相關之先儒之語為之附註以及註中註，更在這些附註之間，加上按語，並析分為四卷而成。由此，《心經附註》一書不脫朱子之學，卻與真德秀之《心經》不盡相同。他更在〈心經附註序〉中言明其編纂此書的原因之一便是《心經》一書「凡程朱大儒開示警切之言多不在卷」²¹⁰，故可知程敏政編纂此書之緣由是欲言真德秀所未詳言、明言者。

《心經附註》一書中，共引用了五十三位先儒之語，其中固然以朱子和二程為大宗（共引朱子語計 241 條，二程語共 92 條），占有大半，然而在程朱以外的先人之言也不能忽略，其中又以真德秀、張載（橫渠，1020-1077）、張栻（南軒，1133-1180）、黃榦（勉齋，1152-1221）等人的言談條目較多，亦有先儒范浚（蘭溪，1102-1150）、吳澄等被程敏政於按語中特別提及者，需要在研讀《心經附註》一書時特別加以注意。由《心經附註》中歸納程敏政編纂此書之方法時發現，所加的按語內容大致上有幾個形式，而由這些按語中，可推斷程敏政在編纂此書時個人的見解。並且在經過統計過後，除了篇首於程復心〈心學圖〉之後的按語，其餘按語的於各卷中的分布狀況有所偏重，可見程敏政並不是單純的摘抄，更經過一定的編排過程。而以引文註解的內容而言，相較真德秀之《心經》，

²⁰⁸ 周月琴：《〈心經附註〉對退溪心學形成之影響研究》（北京市：學苑出版社，2015 年），頁 67。

²⁰⁹ 錢穆：《朱子新學案（二）》，收錄於《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 年），頁 35。

²¹⁰ 明·程敏政，《心經附註》，《域外漢籍珍本文庫》（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聯合出版，2011 年）第 2 輯第 2 冊，頁 113。以下引文同一出處，僅標明書名，標註頁碼。

程敏政引用了相當多的附註文字，於意圖上更加強調了工夫論以及心性修養之關聯性，以見尊德性工夫的可行性，也就是指出持敬與存誠之工夫，對於心性作為本源之修養，對阻絕惡念之侵擾有關鍵性的作用。²¹¹在附註中絕大多數是程朱及其後學對於修養工夫的討論，進一步更提供給讀者有別於傳統朱子一派修養工夫論所傾向以道問學為重的說法，²¹²而多是說持敬等於心上工夫的修養工夫論。此中固然是因為程敏政延續真德秀以降以朱子心性之學為重，又得於朱子晚年對於以道問學為重以致的學風弊病而提倡之尊德性說法，因此認為朱陸「早異晚同」。而時人對此有些頗不以為然，是以此書在中原地區並不受到太多的重視，而程敏政於此一立場所見之朱子學的修養工夫論，自然也就被後世學者給忽略了。然自南宋至明初再延伸到朝鮮李朝之朱子心學脈絡來說，《心經附註》一書可視為是一大標的，集宋元二朝先儒自朱子心學架構上對於修己之學的討論，建構出了有別於傳統的朱學圖像。

是以，欲了解《心經附註》，當可由程敏政所附加的按語以及徵引較多的先儒言論來加以掌握，闡發程敏政思想中的朱子「心學」修養工夫論，以更加了解朱子學於陽明學興起之前的義理面貌。

（二）徵引他人的相關說法及其側重點

1. 程敏政按語之統計

程敏政於《心經附註》共計有四十條按語，經過統計，發現這些按語於四卷中分布情形相當不平均，請見表格如下：

〔表一〕《心經附註》中「按語」數統計

| | 卷一（13章） | 卷二（8章） | 卷三（7章） | 卷四（9章） |
|----|---------|---------------|----------------|--------|
| 各章 | 1-5 *2 | 2-1 *3 | 3-1 *10 | 4-1 *1 |
| 節中 | 1-12 *1 | 2-2 *5 | | 4-4 *2 |
| 按語 | 1-13 *1 | 2-3 *3 | | 4-6 *1 |
| 數目 | | 2-4 *2 | | 4-8 *1 |

²¹¹ 何威萱：〈程朱心學的再發揮——論程敏政的《心經附註》〉，收入於《正學》第5輯（南昌：岳麓書社，2017年9月），頁175-180。

²¹² 何威萱：《程敏政（1445-1499）及其學術思想：明代陽明學興起前夕的學術風氣研究》引朱子門人陳淳（1159-1223）之言：「諸老先生（按：指朱子）平日教人最喫緊處，尊德性、道問學二件工夫固不偏廢，而所大段著力處卻多在道問學上。……江西一派（按：指象山），卻只是厭繁就簡，偏在尊德性上去」，何威萱先生又於此後說明：「而這樣的分化隨著時間推移越顯對立。特別是象山學說流行後，為朱學學者所深懼，因此部分朱門後學有流為訓詁之學的傾向，這雖然是面對陸學過於強調尊德性而激起的反應，如此卻也不知不覺間史朱學項道問學一方滑落。」（香港：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博士論文，朱鴻林先生指導，2013年），頁204。

| | | | | |
|----|---|--------|----|--------|
| | | 2-5 *2 | | 4-9 *6 |
| 小計 | 4 | 15 | 10 | 11 |

（篇首〈心學圖〉後另有一段按語）

如〔表一〕中所見，《心經附註》的四個分卷中，第一卷的按語數目最少，而第二卷的按語數目最多，第三卷的按語僅集中在第一章之中。又第四卷雖看似按語分布平均且數目上與其他篇章並無太大的落差，然而細究第四卷本身，真德秀《心經》於此只摘錄聖賢之言，卻無編輯注解文字，因此，相對而言，如此數量的按語數可見其對此卷的重視程度。這是由上面數量統計的客觀結果，可推論程敏政於編輯《心經附註》時，於每卷按語的安排應帶有其個人學問觀點的側重。

上述的統計只是初步，關於程敏政的觀點，仍需從內容上直接的引證與討論。程敏政撰述「按語」附於各章節之間，大約可分成幾類，一是「提醒學者為學之緊要處」，二為「提示某人之論點值得參考」，三是「心有所感或指示當與他人之學說相比較」，四是「歸納前文重點的標誌說明」，第五，附註說明真德秀摘錄的文獻段落未盡之處，特「以按語補充解釋摘錄原由」。由此五點可見程敏政撰寫按語時，立意雖然有些不同，但總的來說，皆是程敏政認為當向讀者指出特別應該注意的重點，或者需要多加了解、琢磨的方向。

再進一步，就第一卷的按語中觀察，可知程氏之按語多在點明「敬、義」之要²¹³，尤其於第十三章中明言「慎獨乃學者第一義，而不可忽者。」²¹⁴更表明了在第一卷中「敬」為其探討的重點，亦即表示「慎獨」為「持敬」之要點為《心經附註》全書立下論述的根基。徵引中也特別強調的「慎獨」的工夫，除了第十三章出現外，更在第二、第三、第十二章等章節中也以此為主要討論的議題。故縱使在按語數的統計結果上第一卷語其他三卷相差甚遠，但「敬」與「慎獨」之觀念實貫穿全書，不可不加以重視。

第三卷的按語分布也是非常值得留意。以總數言，雖與第二、四卷相差無幾，然而從分布上看，卻是全部集中在該卷的第一章中。由於《心經附註》一書中，程敏政援引條目最多的，便是第三卷的第一節，因此，可以推斷程敏政在這個部分花費了相當大的精力進行重新整理。此章內容是以「持敬」為主，尤其重視「靜」與「敬」的關係。於按語中常有與「靜」相關的詞語，如「至靜」²¹⁵、「靜以養之」²¹⁶、「主靜者」²¹⁷等，第一章所持之立場極為明朗，是於靜中持守，勿臨事

²¹³ 明·程敏政：《心經附註》（朝鮮顯宗十三年刊本，收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重慶市：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聯合出版，2011年），第2冊，頁122、125。

²¹⁴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137。

²¹⁵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162。

²¹⁶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163。

²¹⁷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165。

而作，但動之時亦要以敬省察之，如此章按語第二條：「人心之不能操存，多出於思慮紛擾。故先儒屢屢言之，然求其以操而存者，有他術哉？亦曰，『敬以養之』、『靜以持之』而已。」²¹⁸又有按語「聖人論心故以出入操存為難，而程子又以周流不滯為貴。蓋心具寂感，敬兼動靜，非欲為坐禪攝念之一於靜者，正毫釐千里之辨，學者所當警也。」²¹⁹等。然而第三卷第二至七章則無任何按語標註其中，此一狀況當從這六章之內容進行分析，此六章內容大致上與「求放心」、「立心為大者為重」。除卻第一章，程敏政於此卷所增列的附註，亦相較其他卷要來的少上許多。

第四卷與其他三卷真德秀所摘錄而成為每章篇首的文獻材料性質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卷多摘錄自《尚書》、《詩經》、《周易》、《論語》；第二卷多摘錄自《大學》、《樂記》、《孟子》等書；第三卷各篇皆摘錄自《孟子》一書。唯有第四卷除了前兩章，皆引自周敦頤（濂溪，1017-1073）、程頤（伊川，1033-1107）、范浚、朱熹等宋代理學家所著的文章。因此，在這一卷中的按語，則具有說明作者、出處的功能，如第八章介紹程端蒙（正思，1143-1191）²²⁰、第九章說明程洵（克庵，1134-1196）為何許人也²²¹。從程敏政特別於此章添加按語以及大量附註以觀，便能發現這一章的重點以「尊德性」、「道問學」為主要論題，這個論題的探討是程敏政對朱子學理解的關鍵性課題。

程敏政於第二卷中安置的按語是四卷之中數量最多的，且分布在此卷的第一至第五章中，這五章所引述的文獻內容基本上是以「存誠」和「持敬」作為主軸。又是以上述所歸納分析的五類按語而言，則是五類兼備，因此，若是從第一類「提醒學者緊要處」而言，則以「甚精最宜體玩」²²²、「宜參觀」²²³等說。或者以「不可不痛以為戒」²²⁴為警語，傳達程敏政欲在此書中對後學深切提點。又於按語之中提及數位先儒的說法多有值得重視之處，如范浚的〈心箴〉、周敦頤「誠幾」說、臧格論「誠」、黃榦的朱子學詮釋、楊、呂、朱、尹四人²²⁵論「慎獨」等，由此可見他主要談論的重點還是以修養工夫為主，而非空談。繼之，下一段將以程敏政於《心經附註》一書中，援引先人之言論之附註文獻進行探討。

2. 特殊徵引人物

²¹⁸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63。

²¹⁹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68。

²²⁰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89。

²²¹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90。

²²²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48。

²²³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54。

²²⁴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55。

²²⁵ 「楊呂朱尹」分別指得是楊時（字中立，號龜山，1053-1135）、呂祖謙（字伯恭，1137-1181，世稱東萊先生）、朱熹、程頤四者。

於《心經附註》一書中，為程敏政所徵引的前人之言而論，時代最早者為戰國末期的荀子（名況，前 316-前 237），最晚為元代倪士毅（道川，1303-1348）。數量最多的為朱子 241 條，次為程子 92 條，再次是真德秀 31 條，足可見程敏政取材之取向，還是以程朱為學問之正統，又承繼真德秀心學之學說。但除了此三先儒之言論被程敏政大量引用外，亦從張栻摘錄 12 條、張載 11 條、黃榦 10 條，謝良佐（上蔡，1050-1103）9 條等。又於按語處特別對於如張載、黃榦、范浚等人的學說觀點特別提及，以表達程敏政對於一論題中覺得他們的說法具有獨特的價值，當該警醒後人要多加留意。以下將列舉出程朱以外引註較多，於按語處常有提及的儒者，以明白程敏政編著此書時較為側重引註的學者以及學說觀點。

在《心經附註》按語中，程敏政特別指明人名並說明其學說當特別加以留意者，大約有十餘條，也就是全部按語大約四分之一的比例，若不論程朱之說，則按語中論及范浚、張載者數量最多，各有三條；又說「黃氏所記朱子心學甚精，最宜體玩」²²⁶，是下文將以此三位作為切入點，以求《心經附註》一書中，程敏政所特別關注的要點。

於《心經附註》中，共有三條按語特別論及范浚的言說，程敏政引范浚之附註同為三條，其中兩段是為解釋其〈心箴〉所作。第一段附註於第二卷之中，以解釋范浚論「誠」一段。范浚先是解釋「誠」即是不自欺，心念動則將形於色，故又由此論及慎獨。程敏政以按語說明此段：「范氏莫知其師承，而朱子於其〈心箴〉有取焉。其學誠有得于孟子，故於論心處多警切。與濂洛之語相出入，蓋不獨〈心箴〉也。」²²⁷由此句以觀，可了解兩件事：其一，為范浚之〈心箴〉雖與濂洛所言微有差異，但仍出自孟子，並非另立一說；其二則為朱子頗贊同范浚的說法。由以上兩件事可見，程敏政於《心經附註》中編著的附註，還是以程朱為中心，因此亦未脫於朱子學的範圍之中。又於第三卷引論學者存心、養心一段，則說：「范氏此段謂『學者，覺也』，及謂『心非誠亡，以心操捨言之』，皆有合于程子之說。又謂存心在至靜，而權輿于寡欲，亦有合于周子之說。」²²⁸可相並觀，說明范浚與濂洛之說相近。

另一位於按語中特別提及，並且程敏政多有引徵者為張載。張載之說法，於《心經附註》所引錄者計有 11 條，且為其所徵引、評述者多是討論修養工夫論的段落，例如：於第二卷中引述張載正心之始應是以己心為師，而有所戒懼。又於第三卷引張載語：「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瞬有養，息有存。」

²²⁶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48。

²²⁷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41。

²²⁸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62。

²²⁹並下一按語說：「張子動靜交修之功如此，真學者法守也。」²³⁰程敏政引張載之說皆是其說修養工夫的段落，而又附加按語於張載之說者，皆是與張載說敬之工夫有關，如正心、動靜不違者。程敏政於此處說學者可對於張載之言進行了解，又或者可以說是對於張載說敬此工夫之說法頗有認同，此即是讀《心經附註》時，應要注意的要處。

又有按語「黃氏記朱子心學甚精，最宜體玩」²³¹一句，見於第二卷，此句按語是附於黃榦解釋朱子之說的後面：

勉齋黃氏撰行狀曰：先生為學，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肅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從遊之士誦習質疑，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然為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²³²

黃榦於此段所說，即如程敏政按語的論述那般，看朱子心學著實精切。然讀此段來看，則通篇皆是說明工夫論。「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即可從道問學、尊德性的為學工夫以觀。又說心之存、發、用、守四種狀態，須是與此四句相合，方能養深積厚。又須一心向學，學有所得、道有所聞，則喜，反之則憂，此為立志，也是修養工夫論的一環。最後，更強調「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三者的重要性。朱子說：「須是此處立得腳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功有所施耳。」是以於程敏政而言，黃榦對朱子「心學」的修養工夫論說得十分詳盡精確。

綜合以上程敏政在《心經附註》中對於他特別有所感觸並且希望讀者得以踐道於其中的段落，便會加以按語。先是於各卷中按語的數量以及分布的概況得知：在第二卷中以誠、敬為主要論題的篇章較為程敏政所關注，同樣的，在其他卷中亦以誠、敬作為討論主題之篇章，也多程敏政擴編文獻附註於其後。若以按語中所列舉值得後學深省的先儒言，略舉范浚、張載、黃榦三人進行討論，足見彼等之說，可與朱學的工夫論互相闡發。

²²⁹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69。

²³⁰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69。

²³¹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48。。

²³²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47。

依此統計的結果，下文將會就《心經附註》所論心學修養工夫略分為「持敬」與「尊德性與道問學」兩個面向進行深入探討。

三、以圖式闡明心性之學

此外，程敏政編《心經附註》引程復心〈心學圖〉、王柏〈人心道心圖〉、趙師夏（遠庵，1125-1185）〈誠幾圖〉以及范浚〈舜跖圖〉，此四圖是根據先儒對於心性之學的言論整理而成，有益於後繼學者對於各概念的結構關係有確實的了解。在四幅圖前後，附有諸位繪者的解說，說明他們繪圖的觀點與理據，因此我們可以通過這些論述作為主要討論這四圖的依據，進而擴展至其他相關的論述進行探討。本文將此四圖分為兩小節，第一小節以〈心學圖〉以及〈人心道心圖〉合觀，第二小節則是將〈誠幾圖〉與〈舜跖圖〉互相闡發。前者是從「心」之探討進而說明修養工夫；後者是以心念初發之善惡，使人知曉當存善避惡。

（一）程復心〈心學圖〉與王柏〈人心道心圖〉



圖一、程復心〈心學圖〉



圖二、王柏〈人心道心圖〉

程敏政於《心經附註》篇首錄存程復心的〈心學圖〉作為該書之綱要，並下按語說明：「程氏此圖盡心學之妙，而所論亦足以發心學之要，故揭之編首，使學者知所向往而為求端用功之地云。」²³³此即言明程敏政編書之用意以及該書之要旨，大抵可與此圖相互參看。於此圖之後，復徵引程復心〈心學圖說〉²³⁴一文以解釋此圖式之意涵。

該圖上所見心有六種「狀態」，且此六者彼此的位置是以上層解釋下層的關係。於〈心學圖說〉²³⁵中，「本心」、「良心」並無特意敘述，而「赤子之心」與「大人之心」則置於同一層，前者的解釋是「人心未汨之良心」後者則是「義理

²³³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16。

²³⁴ 〈心學圖〉與〈圖說〉皆可見於韓儒李退溪所編《聖學十圖》中。

²³⁵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16。

俱足之本心」。又更下一層「人心」與「道心」的解釋，則分別是「覺於欲者」和「覺於義理者」。由以上程復心對於這四種「心」的解釋，與〈心學圖〉相互對照，「良心」、「赤子心」、「人心」在一側，而「本心」、「大人心」、「道心」在另一側，各分置一邊又可相互對舉而論。相關的辯證關係之說明其以「人心」、「道心」為多，程復心論此二者則說「非有兩樣心，實以生於形氣，則不能無人心；原於性命，則所以為道心。」此句是朱子語，表示是人心、道心皆是並非是兩個心，而是以兩種概念說明同一心之活動狀態。

而修養工夫則在心上做，因此又說「敬又一心之主宰」。在圖中相聯「心」與「敬」又有「惟精（擇善）」、「惟一（固執）」兩個概念，程復心於〈圖說〉中所說的「精一擇執以下，無非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之工夫也」，故圖中「惟一」以下則是「慎獨」與「戒懼」兩方面的工夫項目，「慎獨」以下的工夫，於程復心的說法是「遏人欲」的工夫，而「戒懼」以下的工夫，則是「存天理」的工夫。「遏人欲」是為去除人心欲望，由可見道於明德，「存天理」則可將達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的「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聖賢高度。

如上述所說，「人心」、「道心」的討論於程敏政之「心學」的探究十分重要，自真德秀的《心經》，即引述《尚書·大禹謨》「十六字心傳」作為該書的首章，程敏政則補充錄存王柏的〈人心道心圖〉於此章最後。此〈人心道心圖〉同樣是為了解釋朱子於《中庸章句》所提及的「人心」、「道心」之概念：

朱子謂人心、道心不同，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²³⁶

王柏引朱子所言兩種「心」之由來，並進一步解釋這句話不可輕忽「生」與「原」二字，「生」字是指表示此「人心」乃「感物而動」，故「知其本無」；「原」字則表示是「自外推入」，故「知其本有」²³⁷，「感物」、「自外」皆是說明接於外而有所感，而後發於外而成「私」、「正」，因此王柏又說「私」、「正」二字是「見于外者」²³⁸。既是見于外，又說「生」是「知其本無」，故人心與人欲不能等同，需於此處做工夫而使人心不為外物所蔽，而流於人欲，由此可知人心與人欲並非全然相等，如何使人心不輕易流為人欲，便是當做修養工夫處，程敏政於此一章之附註中特別以較長的篇幅引真德秀之說，闡明人心未制馭、道心未充廣，便會流於危微之境，故應在工夫上「莊敬自持，察一念之所從起，知其為聲色臭味而發，則用力克制，不使之滋長；知其為仁義禮智而發，則一意持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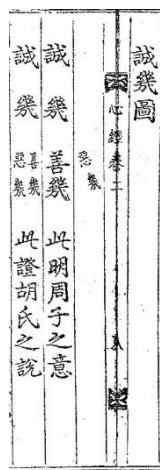
²³⁶ 《心經附註》，頁 118。

²³⁷ 同上。

²³⁸ 同上。

不使之變遷。」²³⁹換言之，便是在時時持敬的工夫上著手，隨念省察，方能使人心不致流於人欲，更由道心主宰以達到聖人的境界。以下則更具體將從思慮萌動之細微處，探討成就為大舜與盜跖之兩途。

(二) 趙師夏〈誠幾圖〉與范浚〈舜跖圖〉



圖三、趙師夏〈誠幾圖〉



圖四、范浚〈舜跖圖〉²⁴⁰

上面趙師夏的〈誠幾圖〉與范浚的〈舜跖圖〉都是對於正當萌發之細微意念進行修養的探討。在〈誠幾圖〉之後，復有程敏政的按語：

周子之所謂「誠」，雖與《大學》指異，然其所謂「幾善惡」，與朱子所謂「謹獨而審其幾」，一也。此圖極有益于誠意之學者，謹附著之。²⁴¹

於此段按語中可見程敏政認為周敦頤對於「誠」的體認與《大學》中的「誠」有所不同，是以對於「誠」的解釋至少便有兩種，此兩種觀點可於趙師夏的〈誠幾圖〉中大略觀得。又程敏政徵引趙師夏請教朱子對於「誠幾德」的一段探討文字，探討周敦頤與胡宏（五峰，1102-1161）兩人對此議題的觀點。其中，以「誠」為生發之本源，借樹做比喻，則為根，此兩人大抵相同。然於「幾」的解釋便有明顯的分歧。趙師夏指出周敦頤之說或遭人認為類同於胡宏的「同體異用」之說，同體便是「誠」，然其用卻有異，而為善、惡兩端。然而從〈誠幾圖〉中分列兩圖便可看得明白，周子之意是說「誠」所直生之「幾」只有善幾，惡幾為旁出者，

²³⁹ 同上。

²⁴⁰ 案：本圖出自宋·范浚：《香溪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集部·七九冊（總第1140冊），卷5，〈舜跖圖〉，頁10下。蓋《心經附註》原刻本（頁181）不知是否因為刊印模糊或者其他因素，書中所錄〈舜跖圖〉中諸文字之間未見指引性的線條標示，但是《四庫全書》與《四部叢刊》所收存的《香溪集》中則有之，此指引性線條有註說明諸概念的動態關聯，故本文特將其錄出。

²⁴¹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142。

需將「善」、「惡」二分為「主」、「賓」，將「天理」、「人欲」區分為「宗」、「孽」。是表示自「誠」發而為天理，於已發而為善幾，這是直出，是正宗，為「道心之發現」、「天理之流行」，需要經由修養而使此通路更加順暢。又或者是自「幾」橫出而為惡幾，再流衍為人欲之惡，此是旁出，是庶孽，為「人心之發現」、「私欲之流行」，所以，應當遏絕私欲、惡念，使復歸於善。²⁴²而胡宏卻說善幾與惡幾二者「同體」，即於未發之前便同具此兩端，本於天命生成而來，故朱子同意趙師夏的論點，對胡宏之說同表反對。

於范浚〈舜蹠圖〉後，程敏政亦附有按語：「范氏此圖可與朱子所訂趙氏〈誠幾圖〉參觀。」²⁴³〈舜蹠圖〉錄存於《心經附註》第四卷第一章索引《孟子·盡心上》以舜、蹠說善、利一段之後。所謂「利」字，范浚之解釋便是「有利心者皆利」，此說尚有不明白之處，程敏政引朱子之說，曰：「若纏有心，要人知，要人道好，要以此求利祿，皆為利也。這箇極多般樣。雖所為皆善，但有一毫歆慕外物之心，便是利了。」²⁴⁴是以，「利」並不一定外顯為行動，而是從心念初萌時加以省察，若起心動念是為了其他的目的，便是為利。范浚又說：「夫善利之念起于心者，其始甚微。而其得失之相去也，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顛。」因此要於「幾（意念萌發）」處存天理，去人欲，使善端得以存養，此為「道義功利關」，²⁴⁵過得此關，則於重天之顛，與舜同；過不得此關，則墜於九地之下，與蹠同。

上述四幅圖式，特別收錄於《心經附註》中，精要地整理出心性論相關的概念，又與修養工夫論相聯結，總括而言，前二圖說明「人心、道心」與持敬之工夫，後兩圖則整理了「誠幾德」與善惡利義之說，希望後學者能就一念初萌之際，便不失守本心之體。

以下，將以「持敬」工夫以及「尊德性、道問學」二者之討論，以對程敏政的「心學」修養工夫有更深入的了解與掌握。

四、《心經附註》的心學修養論

（一）持敬

「敬」之工夫在宋明儒學之修養論中極為重要，於《心經附註》中亦然，該書序言中，程敏政即舉程、朱語聲明當於此處多加用功，並表示他編著《心經附註》一書時對「敬」之工夫本有偏重：

²⁴²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42。

²⁴³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81。

²⁴⁴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79。

²⁴⁵ 朱子語，見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78。

朱子亦曰：「程先生有功于後學，最是敬之一字。」「敬者，聖學始終之要也。」蓋是經所訓不出敬之一言，故其語約而義精，其功簡而效博。²⁴⁶

《心經附註》在前人的相關研究之中，基本上皆認為此一敬之工夫是偏向由「克己」的角度切入，²⁴⁷甚至傾向「敬畏」一詞的意涵。²⁴⁸以下基於現有的研究成果對於《心經附註》中「敬」之修養工夫進行深入的探討。

1. 莊敬自持、克己復禮、慎獨戒懼

程敏政於《心經附註》中對於「敬」之修養工夫提出「莊敬自持」、「克己復禮」、「慎獨戒懼」等方法。如引朱子回答李之純（端伯，?-1087）「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一語，曰：

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²⁴⁹

此處說明若是不自持莊敬，則生鄙詐怠慢之心，若是持得此莊敬之心，則能以義理養心。究竟「莊敬」涵養工夫為何？程伊川說：「人莊敬則日就規矩。莊敬自是耐得辛苦，自不覺其日就規矩也。」²⁵⁰又引呂祖謙：「敬之一字固難形容，古人所謂『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此兩語當深體也。」²⁵¹合兩段引文併觀，則在外須是合於規矩，不敢懈怠；於內則須整齊嚴肅。且程敏政特別強調，此一工夫須時時刻刻持守，故於此章有按語解《禮記》並《論語章句》曰：「《經》云：『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及孔子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

²⁴⁶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13。

²⁴⁷ 孫淑芳：〈克己之學—《心經附註》的身心論述〉：「本論文基於此，嘗試從「克己」之學切入，期能從其中諸多的身心混數，抉發《心經附註》一書的重要價值，並且由此探討韓國儒學的修己觀」，收入於《第二屆西太平洋韓語教育與韓國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韓國學研究中心，2013 年），頁 238。

²⁴⁸ 何威萱：〈程朱心學的再發揮—論程敏政的《心經附註》〉：「至於偏好以「畏」為敬的解釋，則體現了程敏政更傾向透過敬的工夫，使此心時時刻刻皆保持一種清明而警醒的狀態。」，收入於《正學》第 5 輯（南昌：岳麓書社，2017 年 9 月），頁 169。

²⁴⁹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48。

²⁵⁰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49。

²⁵¹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50。

顛沛必於是』者，聖學之基必謹於此，蓋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²⁵²尤可見程敏政以時時刻刻保持莊敬自持為修養聖學之重要基礎工夫。

克己復禮可以分開討論，先說「復禮」，《心經附註》徵引訓「禮」字為「理」之例：

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箕距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能及耳。²⁵³

而「克己」則是「克去己私」之意²⁵⁴，又另有「勝己之私之謂克」²⁵⁵。又「克己復禮」一詞也見於《心經附註》第一卷，更明白的說是為「無心」或「無私心」。若是持敬之工夫，則能發而中節，自然合於禮，則無己可克。又禮是「自家本有」的，仁是本存於萬事萬物的，若是克去己之私欲，則禮自然復返，仁自然歸於己，不必特地去追求²⁵⁶。程敏政於此處又加一按語以反面申說，警醒學者多加留意：

樂得其欲者，其意不過安放縱而賤名檢，然所謂罔念作狂，實基於此。²⁵⁷

此句說明放縱己欲者，將罔念作狂而未能合於理，反之，則須遏制己欲，故程敏政亦在同一章中告誡後學：「《樂記》於天理人欲推極言之，而朱子之訓尤為警切。學者不能以道制欲，而以欲忘道。則程子所謂『人道廢，而入於禽獸』者，可立致矣。」²⁵⁸在此引文，程敏政則再一次說明須以道制欲，以天理克制人欲，否則將如程子所言：與禽獸無異，從此一按語即可清楚看到天理與人欲之辨，實為人獸之別的大關鍵。知克己復禮，能使吾人於活動時，合乎禮義，至於如何使內心於有思慮、意念萌發之時便是善端，則須是就「慎獨」工夫來用功。

程敏政《心經附註》中對於「慎獨」與「戒懼」十分地重視，曾有按語云：「慎獨乃學者第一義，而不可忽者。誠能體溫公之事為力行之師，味朱子之言為

²⁵²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50。

²⁵³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23。

²⁵⁴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87。

²⁵⁵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29。

²⁵⁶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30。

²⁵⁷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55。

²⁵⁸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56。

持守之地，則庶乎有以得之矣。」²⁵⁹此段按語所言程敏政以司馬光之「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為力行的指導原則；亦以朱子之「終日欽欽，如在行陣」為實踐方法²⁶⁰，將能掌握此一工夫。錢穆先生分析「敬」字諸義，曾說明「敬略如畏字相似」²⁶¹，《心經附註》言「敬」，從對《詩經》兩段文字之引註進行討論²⁶²，前一段說明，慎獨則毋不敬，即可對越上帝²⁶³；後一段則從「不愧屋漏」處說起，強調獨處時亦應持敬畏之心，此工夫之困難超過群居之時。²⁶⁴

更進一步來說，《附註》引真德秀之言：「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²⁶⁵又說：「自昔諸儒之釋《中庸》，皆以戒懼謹獨云者，通為一事，至朱子乃析而二之。」²⁶⁶因此，戒懼謹獨並不能只從心中「有一念萌動處」說，²⁶⁷而是要加以細分，即謹獨應是指已發之時的工夫，而戒懼則用功於未發之時。朱子即又說明：「戒慎恐懼不需說太重……只是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慎恐懼。不睹不聞之時，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處，常要提起此心，在這裡防於未然。」²⁶⁸既知慎獨在喜怒哀樂已發之時，而戒懼於未發時，故已發、未發皆須用功，未發之時的工夫是「涵養者，所已存天理也」，²⁶⁹已發時則是「省察者，所以遏人欲也。」²⁷⁰

2. 心不容一物、主敬專一

錢穆先生解釋「敬」字時，說明「敬是收斂其心不容一物。」以及「敬是隨事專一。又曰主一之謂敬。」²⁷¹程敏政於《心經附註》第二卷引朱子之語：「心不可有一事」²⁷²。又有程敏政之按語：「然皆以心病為言，蓋恐學者持之太過。必如孟子所謂勿忘勿助。而馴致于心廣體胖乃有得耳。」²⁷³表示當是心不繫於物，事過而不留滯於心，即便是于思慮有得，然有心力耗損者，亦非正確的修養方法，

²⁵⁹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37。

²⁶⁰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37。

²⁶¹ 錢穆：《朱子新學案》，《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12 冊（臺北：聯經出版社，1994 年），頁 433。

²⁶² 此處分別是第一卷第二章對《詩經·大明》：「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和《詩經·閟宮》：「無貳無虞，上帝臨汝。」以及第一卷第三章《詩經·大雅》：「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三段進行討論。

²⁶³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18。

²⁶⁴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18-119。

²⁶⁵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37。

²⁶⁶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37。

²⁶⁷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37。

²⁶⁸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36。

²⁶⁹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37。

²⁷⁰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37。

²⁷¹ 錢穆：《朱子新學案》《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12 冊（臺北：聯經出版社，1994 年），頁 434、440。

²⁷²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43。

²⁷³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40。

是強行揣度的體悟。而修養的方法、著力處在於「常惺惺」，即時時操存此心，只要是心正，便可免於思慮紛亂，臨事自然發而中節。又引程朱之言說心有實虛，「實」為心中無主，外誘不能侵；「虛」為心內有主，故欲不萌發。「實」、「虛」二者，是一時的事，並存於心之涵養。

「虛」為心有主，心有則不會思慮紛亂，是以須是立心，《心經附註》引程子之說：

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²⁷⁴

此處即談到敬之第三義——「主敬專一」。《心經附註》於第一卷引伊川之說「主一之謂敬，直內乃是主一之義」，敬以直內則心中只有一事，只有一事，則心便不走作，自然不會千頭萬緒紛亂而起，常惺惺於此處，得以存得正心，進而臨事則發而中節。「敬之本體工夫首在『主一無適』、『敬以直內』，程朱特別指示如此操存之方，以為人能存養其心，則天理明」²⁷⁵敬之本體即是使心專一無走作，操則存，捨則亡，時時檢查，則能涵養此心。²⁷⁶

3.動靜不違、敬義夾持

以上兩小節對於程敏政《心經附註》中，持「敬」工夫於外在儀節、內在心上之修養兩方面進行討論。接下來，將依據該書中之附註、按語，從動靜之中、敬義之間繼續分析。

朱子自四十歲領悟出中和新說後，提出「靜涵動察，敬貫動靜」的修養工夫論，關於此一課題，於《心經附註》中第三卷討論最多。程敏政先是從程子以下諸儒關於「主靜」說之討論談起。前儒涵養自身之方法常以靜坐為善，²⁷⁷而靜坐之工夫是為了「收拾此心」，是初學者當從事的工夫，守持得靜便可看得天下事精明。²⁷⁸然而無論是「動」或是「靜」皆須以持「敬」工夫貫通之，程敏政於按語又言：「聖賢論心，固以出入操存為難，而程子又以周流不滯為貴。蓋心具寂感，敬兼動靜。非欲為坐禪攝念之一於靜者，正毫釐千里之辨。」²⁷⁹意即無論於動時、或是靜時，皆不可須臾與持敬工夫相離。於靜時以敬涵養，於動時持敬省

²⁷⁴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66。

²⁷⁵ 孫淑芳：〈存心之學—《心經附註》的聖學理論〉，《國文學報》第 54 期（臺北：2013 年 12 月），頁 16。

²⁷⁶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37。

²⁷⁷ 程敏政：《心經附註》：「伊川先生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好學」，頁 165。

²⁷⁸ 同上。

²⁷⁹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68。

察，故《心經附註》引朱子〈答張敬夫書〉：「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²⁸⁰，而後又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²⁸¹雖動靜皆須以敬貫通涵養，然於靜時之涵養又常被視為本，而先於動之時的省察工夫，蓋須先是於靜中有所涵養，方可遇事展現，並且於動時，亦有助於省察工夫的落實，故程敏政以按語特別標明程子所言為「此言學者於動時宜無所不用其敬也。」²⁸²於此，程敏政更進一步探討，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的涵養是為「主靜」，²⁸³而主靜與敬便有高度的關聯性，所以，最後徵引真德秀之說以言「合敬靜為一」。²⁸⁴

上述多就內心之存養言《心經附註》也分就內外兩面，以「敬」、「義」二字對舉，亦即「敬義夾持」之說，相關的討論從《易經·文言》解說坤卦之義開始：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²⁸⁵

程敏政於此處有按語「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誠學者希聖之樞要。然敬以直內，其本也。」²⁸⁶，可見其重視之程度。基本上說來，「敬」與「義」二者對舉，前者是施於內之涵養，後者則是見於外之展現，真德秀《心經》小註已引程子之言說對於「義」有過解釋：「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而非在外也。」²⁸⁷「義」是本於敬而出，²⁸⁸然而不能僅於敬上做工夫，敬義夾持是內外交相養，真德秀說明敬義二者，「敬則此心無私邪之累」，「義則事事物物各當其份」，²⁸⁹此說極為明白，心持敬則得正心，不使心走作；臨事則發而中節，是為義。又引朱子之說，不走作、失，則「下不染於物欲，只得上達天德」，²⁹⁰故敬義夾持極為重要。又因二者時常為先人對舉而論，程敏政又有按語：「敬義之說，先儒

²⁸⁰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70。

²⁸¹ 同上。

²⁸²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69。

²⁸³ 程敏政：《心經附註》，引南軒張氏「程子教人以敬，即周子主靜之意。」與「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愈覺周子主靜之意有味。程子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此意。當深體之。」，頁 171。

²⁸⁴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71。

²⁸⁵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20。

²⁸⁶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22。

²⁸⁷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20。

²⁸⁸ 程敏政：《心經附註》：「龜山楊氏曰：『盡其誠心而無偽焉，所謂直也；若師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為有方矣。所主者敬，而義由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頁 120。

²⁸⁹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21。

²⁹⁰ 同上。

多對舉而互言之。考程子此言及胡氏、朱子之說，又有賓主輕重之辨。學者詳之。」²⁹¹此處從程子答「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是否合宜一段，程子回答：「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內，內直則外必方。」²⁹²此句即可明白，敬為主而義為賓，然敬義不相離，又引朱子之說：「才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便有敬，敬便有義。」²⁹³雖有主賓之差，卻因其相承關係而不相離。

4. 閑邪存誠、先立乎其大者

《心經附註》中談存誠之學的篇目不若持敬工夫多，然亦不可忽略，方能完整掌握程敏政全面的「心學」修養工夫論。以下將以「閑邪存誠」進行討論。誠本是寂然不動，未發之時，所謂「寂然不動者，誠也，體也」²⁹⁴而合於天道，於此句則是「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已發之端。」²⁹⁵既只是已發之端緒，便是極至幽微處，或為思慮方萌動之際時，於此時存養誠體。然既萌動則有善惡發於幾微之處，則「毋自欺」，當為基本修養之道。此處與程敏政於第三卷首章添其按語可互相參照：

范氏此段謂學者覺也。及謂心非誠亡，以操捨言之，皆有合於程子之說。又謂存心在至靜，而權輿于寡欲，亦有合于周子之說。²⁹⁶

案「閑邪存誠」本出自《易傳·文言》對〈乾〉卦九二爻的詮解，文曰：「乾之九二，子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宋明儒者對此多有討論。而自《心經》以至《附註》，無論是真德秀抑或是程敏政，實皆以程子之說為基底，如真氏在《心經》第一卷第四章，便引程子註說明「閑邪」是為非禮勿視、聽、言、動。而程敏政復詳引程子之說，論「閑邪、存誠」為一事，復言「敬是閑邪之道」。如此可知是非禮勿視、聽、言、動者為整肅容貌思慮，與莊敬自持、主一無適之工夫相同，是持敬而使邪不得入，邪不入則惡將去，「去惡即是善」²⁹⁷。又引吳澄之說：

²⁹¹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25。

²⁹²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25。

²⁹³ 同上。

²⁹⁴ 程敏政：《心經附註》：「石子重問：心該誠神、備體用，故能寂而感，感而寂。其寂不動者，誠也，體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用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唯心之謂與！朱子曰：此說甚善。」程敏政按語：「此謂『誠體神用』，即周子『靜虛動直』之意。」，頁 183-184。

²⁹⁵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42。

²⁹⁶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62。

²⁹⁷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19。

程子謂「思無邪者，誠也。」此邪指私欲、惡念而言。有理無欲，有善無惡，是為無邪。無邪，斯不妄，不妄之謂誠。²⁹⁸

此句將「閑邪」與「存誠」之關聯性說明的十分清楚。「閑邪」為非禮勿視、聽、言、動，則內心不受外物牽引，故心正而不雜，如此臨事而發則將不妄作，亦不自欺，因此表現為行事將中節而合乎天理，達到表裏如一之真誠無妄的修養境界。

《心經附註》於第三卷引荀子：「耳目口鼻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以及「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²⁹⁹此兩句說明聖人的修養工夫在於「先立乎其大者」，故閑邪存誠的工夫與荀子所言略同，「閑邪」是為「正其天官」，使耳目口鼻、視聽言動合於禮；「存誠」則如「清其天君」，誠由思上發，萌生之始即察其善幾、惡幾，克制為利之念，進而使視聽言動不悖於天道，如此一來，即便是盜跖之徒也能成聖。³⁰⁰而在第二卷的首篇的討論中，則徵引范浚以自欺為懼，「必以慎獨名座右」³⁰¹的一段文字，與論趙師夏之〈誠幾圖〉後所附的按語中引朱子「謹獨而審其幾」³⁰²說合觀，可見程敏政在「存誠」此一工夫的討論上，亦不時論及在已發處應以「慎獨」待之，方能從誠體的幾微處摒除惡念。

綜合以上，「閑邪存誠」、「誠幾」之修養工夫與成聖之學著實密不可分，而《心經附註》論「存誠」雖比「持敬」要來的少，卻不可忽視，也有其在修養工夫上的關聯性。

（二）尊德性、道問學並重互補

明代理學的發展是延續並圍繞著宋代理學所論，然自南宋末年以來，有分別以朱熹以及陸九淵為首的理學和心學兩大學派的論說，又朱陸二人於鵝湖之會之後，兩方學者爭論不休，「朱子謂象山為禪學、為告子，象山謂朱子支離、不見道，二家對峙不相容之勢甚為明顯。」³⁰³朱、陸之爭於南宋末年便已出現，至宋元之際，「整體而言，當時學術界的大趨勢是『大破門戶，在朱、陸之間取長避

²⁹⁸ 同上。

²⁹⁹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75。

³⁰⁰ 程敏政：《心經附註》引蘭溪范氏：「善利之念，間不容髮。一髮之差遂分舜跖。……雖舜也，一罔念而狂；雖跖也，一克念而聖。」，頁 181。

³⁰¹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41。

³⁰²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42。

³⁰³ 古清美：〈明代前半期理學的變化與發展〉，收錄於《明代理學論文集》（臺北：大安出版社，1990年5月），頁 2。

短』」³⁰⁴，進而發展出合會朱陸的聲浪³⁰⁵，如吳澄便在為學方式上試圖合會朱陸，亦即在「尊德性」與「道問學」的工夫論項目上，認為朱子後學陷溺於辭章考索之中，反倒忽略了義理之實踐，因此意圖以陸象山側重「尊德性」的學說矯正此一弊病。³⁰⁶

程敏政在編《心經附註》中，直接對於「尊德性」以即「道問學」討論的章節僅有第四卷的〈尊德性齋銘〉一章，在其他章節也僅零碎的見到對於此論題的探討。然而，這並不能代表為學之道的論題於此書並不重要，在《心經附註》中往往可見程敏政引先儒對於時人專注在道問學工夫卻導致陷溺於辭章之中，而難達到通曉其中之天理以涵養自身的成效，例如於第四卷有引朱子五十六歲時³⁰⁷所寫之〈與呂子約書〉：「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³⁰⁸此段痛斥時人耽溺於文章中，對於修身之學不能有所助益。雖說程敏政於按語處有「朱子平日教人，以尊德性、道問學二者不可有偏重之失。」³⁰⁹一句，然而如此言論於《心經附註》中屢見不鮮，代表了程敏政以尊德性為重，為朱子最終學問之趨向，更為其著此書之所偏重，故以下討論該書中的附註及按語，希望能細究程敏政如何看待「尊德性」與「道問學」這兩個為學之道，更進一步探討關於博文與約禮之辨。

1. 朱子中年重「道問學」工夫

真德秀編《心經》一書編入朱子〈尊德性齋銘〉一篇，但此篇後，真德秀並沒有加上任何先儒之言以作為註解，而程敏政特為之附註以及按語，尤其對於朱子中歲以及晚歲之學思與修習之功的偏重有所解釋。關於朱子中年以道問學為重，程敏政以按語如此解釋：

³⁰⁴ 何威萱：《程敏政（1445-1499）及其學術思想：明代陽明學興起前夕的學術風氣研究》，頁 21。

³⁰⁵ 錢穆：《朱子新學案（三）》引袁桷《清容集》，並說：「淳祐中，鄱陽湯氏中合朱陸之說。……此為會同朱陸之最先見者。時宋室尚未亡，蓋猶遠在趙汭前。」（臺北：三民書局，1971年），頁 430-431。

³⁰⁶ 周月琴：《〈心經附註〉對退溪心學形成之影響研究》：「可見，所謂吳澄和會朱陸之說，主要是指在為學方式的意義上，他主張以陸子的尊德性來矯正朱子後學在道問學的意義上流於辭章之習的弊病。」（北京：學苑出版社，2015年），頁 89-90。

³⁰⁷ 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此書中此篇書信之名稱為〈答呂子約〉二十六，為朱子五十六歲（宋孝宗淳熙十二年 乙巳，1185）時所作，可略見朱子中晚年轉而強調尊德性亦為要的主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頁 230。

³⁰⁸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89。

³⁰⁹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90。

朱子中歲，恐學者交修之功不逮，而或至於不振，且擇善之未精，而或流於異學之空虛也，故於道問學為重。³¹⁰

以上程敏政所說，解釋了朱子中歲特意提出為學應以「道問學」為重，更說明了若不從事「道問學」之工夫，將使學問空虛而未能真正的體認並修養。而「道問學」工夫如何能成，便是此小節欲探討的重點。道問學是在讀書上說，為了遍求聖人之意，朱子教人所強調，並且發展出了一套讀書的獨立領域。³¹¹然「道問學」之工夫並不僅只是專於紙上用力，應還是以其中義理為重，否則便不能以道問學相稱，亦非朱子所以提倡讀書的原因，³¹²因此，《心經附註》引楊時（龜山，1053-1135）：「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³¹³

《大學》言「格物致知」在「誠意」之前，《心經附註》第四卷〈尊德性齋銘〉一段中有引朱子答「致知涵養先後」的問題，此處朱子又引程伊川「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而說「先致知，後涵養」的道理。所謂「致知」，又可引朱子〈答趙民表書〉一段作說明：

古人之學以致知為先。致知之方，在乎格物。格物云者，河南夫子所謂或讀書講明義理、尚論古人、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格物之事也。格物知至，則行無不力，而遇事不患其無立矣。³¹⁴

此段說明「格物」的方法即是「讀書講明義理」，書中之理、聖人之言皆是須仔細思量的，若是能夠從中有所領會，則於外行為不會沒有根據，而淪為狂悖，於內則不怕其心之官不能不充分挺立。

《心經附註》說明讀書須是先博後約：

³¹⁰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91。

³¹¹ 鍾彩鈞：〈朱子學派尊德性道問學問題研究〉，《國際朱子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研院文哲所，1993 年），頁 1282。

³¹² 同上，該論文引《朱子語類》（卷 11）說明「讀書為了理會道理，是道學。」反之則是俗學。又說「這是分判一切道學家與非道學家讀書的標準，朱子、象山、陽明於此皆無異辭。」

³¹³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84。

³¹⁴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91。

答汪太初書曰：嘗聞學之雜者似博，約者似陋。惟先博而後約，然後能不流於雜，而不揜於陋也。故《中庸》「明善」居「誠身」之前，《大學》「誠意」在「格物」之後。此聖賢之言可考者然也。³¹⁵

此段說明博約先後順序於《心經附註》中，應是以其方法本身的意涵而發展，而非學者個人的因素進行。是以，「博學」是為了窮理，雖有是學問駁雜之疑慮，然其後再以「約禮」進行，如著書立說，經過由博反約的過程，是以將雜說去除，方可達聖人之微意而不缺漏。但若是僅專注在約禮的工夫上，缺了道問學的博文工夫，則將使學說淪為「杜撰捏合」或「只是一場大脫空」³¹⁶，此是不重道問學之弊。然道問學是為明白其中義理，若是不落實在心性修養，則仍是於外事上窮忙。

2.晚年轉向重「尊德性」

與上一小節同，程敏政以按語說道問學之偏重，其論與《道一編》所言之立場相同，是主張朱陸「始異終同」，終將歸於以「尊德性」為重，可互相參照：

朱子晚歲，以學者專講說而廢涵養，將流於言語文字之陋，而不自覺。故又於「尊德性」為重。既為程允夫作銘，且屢有懲於從遊者，蓋定論也，故《心經》以是終焉。後之學者誠力於斯，而知所歸宿，則德可修，道可凝，而作聖之功可幾矣。³¹⁷

此段按語是說明朱子晚年見其門下弟子皆專注於文章辭藻之間，於義理之涵養有所忽略，因此轉而說應是以「尊德性」為重。又《心經》特意以此篇〈尊德性齋銘〉來說此事，是以程敏政論斷真德秀亦認同朱子晚年以「尊德性」為重。

誠如上一節所言，朱子中歲曾引程子之言說「先致知，後涵養」，然論晚歲一段，程敏政又引朱子，解釋平日讀書卻不得：「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³¹⁸「先求之於身，後求之於書」此句與「先致知，後涵養」順序相反。而上一節說《大學》中說「格物致知」在「誠意」之前，從讀書學得天道，學得聖人之言，才不會虛妄，而所論只是一場大脫空。但於朱子晚年所論一段，《心經附註》則引〈答

³¹⁵ 《心經附註》，頁 191。

³¹⁶ 《心經附註》，頁 192。

³¹⁷ 同上。

³¹⁸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93。

林擇之書》³¹⁹，說明古人涵養一段工夫於小學時需做，於大學時工夫應自格物致知處著力。

先是尊德性而後道問學，終將又歸於尊德性之說者，有〈玉山講義篇〉，該文中有一段：「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其小。其曰致廣大、極高明、溫故而敦厚，則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盡精微、道中庸、知新而崇禮，則皆道問學之事也。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為主，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³²⁰此段說明尊德性之必要，雖道問學仍不可偏廢，但還是應以尊德性為主，方能得其大者，如此則與「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可互相闡發。上段所說是向內、向上的工夫，而向外、向下更是需做尊德性的工夫，是以，博學於文後，仍要約之以禮以內化、實踐。《心經附註》中，程敏政廣引諸如朱子「某患學者談空說妙，姑欲令先通曉文義，就文求意下梢頭。往往又只守定冊子上言語，卻看得不切己，須是將切己看，玩味入心，力去行之，方有所益。」³²¹依此句所言，是反省後怕學者專注於紙上文字，是以提醒學者應是要將文字內的道理反歸己身，將此中義理合於尊德性的工夫，並於外力行以實踐。如此，以道問學輔助，將尊德性上下貫通，方能使人無向外浮泛之弊，向內則不成一場空談虛說，此正是《心經附註》中引述陳北溪「老先生平日教人，最喫緊處。尊德性、道問學，二件工夫固不偏廢」³²²之意。

3. 《心經附註》中說朱子後學言尊德性、道問學之偏重取向

《心經附註》於明代初年成書，與朱子卒年相差將近三百年，是時學術風氣仍多是尊崇朱子，然而對於尊德性與道文學二者偏向來看，或因時代的潮流，或歸於歷史的因素，於學者來說，自我選擇的方向則不盡然相同。程敏政作按語略說此狀況：

朱子晚年答項平父，及林擇之、劉子澄、何叔京、程允夫、黃直卿書其言如此。此朱子沒後，陳氏之言如彼，則考亭之學固不俟一再傳，而未免失真者矣。臨川吳氏於北溪有不能滿焉，殆此類也夫！³²³

³¹⁹ 程敏政：《心經附註》引朱子〈答林擇之書〉一段：「涵養一節，疑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視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逕自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頁 194。

³²⁰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卷 74〈玉山講義篇〉，頁 3592。

³²¹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92-193。

³²²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95。

³²³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95。

但就《心經附註》來說，於〈尊德性齋銘〉附註的最後一個部分，則明確的融入前兩節所說的「尊德性」與「道問學」兩者相須是並重，以尊德性為大者，以敬持守誠心以合乎天道，又以道問學盡通精微的義理，明白古聖先賢的微意，並將此中感悟又反覆歸於心之修養上，是以，「尊德性」與「道問學」二者相輔相成，以尊德性為主，道問學為輔，而不可廢其中一者。

《心經附註》於此部分引文詮釋引朱子後學之言論，分別有黃榦、李方子（果齋，？-？）、黃震（東發，1213-1281）、吳澄四位，多是以古聖先賢以至周程朱子等與其後人發展出有所偏失的修養工夫作為對比，並指出偏失之處。因此，從此部分，可見朱子後學對於道統的認可以及對於時人的批判。如黃榦〈答李敬子書〉一段，解釋後世學子博約二者偏於博的工夫，是因為「博文易而約禮難」³²⁴，又有黃震說：

古者教人為學以躬行為本，躬行以孝悌為先，文則行有餘而後學之。所謂文者，又禮樂射御書數之謂，非言語文字之末。……二程先生推明周子之說以達於孔孟，由性命而歸之躬行，其說未嘗不兼舉，後有學者宜已，不待他求。不幸二程既歿，門人弟子多潛移於禪學而不自知。雖晦翁先生初年亦幾陷焉，後始一切反而歸之平實。平生用功多於《論語》，平生說《論語》多主孝弟忠信。³²⁵

此段描述地十分清楚。古人、周敦頤、二程與朱子皆是以躬行為本，是重在尊德性，又特別說朱子論《論語》時，即便是道問學的工夫，亦須從中說義理，是以能夠由博反約，以道問學之所得涵養己身。又於此段引文見為學以及修養工夫論自古至朱子的變化，又可與另一段參看：「漢唐老師宿儒泥於訓詁，多不精義理。」³²⁶若以尊德性與道問學整理歸結此兩段引文，則可見古人、周程以及朱子皆是以尊德性為重，輔以道問學，然其間有漢唐學者以道問學為重，而有失於尊德性，又有程門後人潛移至禪學，尊德性一段暫且不說，道問學自然不能求，由黃震此段的觀點，則能知其主張學聖之道應是「尊德性」與「道問學」並存，不能偏廢一邊。

又於底下，詳引黃榦、黃震、李方子、吳澄等人反省朱門後學之弊，例如引吳澄所言：

³²⁴ 同上。

³²⁵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96。

³²⁶ 同上。

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為俗學矣，而其為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敝，而未有能救之者也。³²⁷

又引李方子曰：

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使頗只是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³²⁸

此兩段引文的意思大抵是同樣，朱門末學的流弊為陷溺繳繞於文字中，即是朱子中歲所提倡道問學為重所致，而門生不得其意，遂淪為俗學或醉心訓詁，與朱子原意不符，又何能從朱子之說而得成聖之道。因此，朱子於晚歲又提出尊德性為重之說，希望能矯正此一風氣，然成效不彰。而此處所引四子，則指出「須是如《中庸》之旨，戒懼謹獨為終身事業，不可須臾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³²⁹又或「必使先明義理，別白是非，然後見之躬行，可免陷入異端之弊。」³³⁰需是持敬存誠以明本心天道，並強力以實踐，尊德性方可成，而道問學則從旁輔之，使修養有所本而不陷於異學。由此，程敏政於最後又加一按語將「尊德性」與「道問學」加以探入探討，《心經附註》一書持敬以及存誠兩大要旨相互闡發作為總結：

學者於此痛心刻骨，以朱子為師，以敬為入道之要，求放心、尊德性，而輔之以學問。先之以力行，堅之以持守，俾空虛者，反就乎平實。卑近者上達于高明，則聖門全體大用之學或庶幾焉。而此經所摭，亦不為空言矣。有志之士願相與勉之。³³¹

五、結語

程敏政以宋代理學大家周敦頤、張載、二程、朱子以及朱門後學諸如真德秀、黃榦等人之言附註於真德秀《心經》之後，擴編為《心經附註》一書，此書雖不

³²⁷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97。

³²⁸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96。

³²⁹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95。

³³⁰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97。

³³¹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98。

受中原地區學術界所重視，然而也不能否認該書在整理明初以前朱子學派有關修養工夫的討論極為詳盡且全面。

雖然此書的基本架構為真德秀所建立的，程敏政個人的學術觀點僅能從補充附註文獻之間穿插的個人按語、其所特別援引的附圖，以及附註文字中察覺。因此，本研究根據程敏政於各卷之中添加按語的數量，以及其中特別表明某一言論應加以重視警省者來看，依然可以發現程敏政對於朱子的學問思想有其獨特的側重點，即對於「敬」、「誠」二者，以及尊德性與道問學的孰輕孰重特加留意。因此，本文專就這些部分詳加探討。

關於「敬」，於《心經附註》中是頗為重要的一條主軸。從敬畏之意涵而言，有「莊敬自持」、「克己復禮」、「慎獨戒懼」等工夫，見於此書之中，他強調時時刻刻保持敬畏之警醒工夫，方可存養此心，進而發而中節。又於心中需有主宰，使外邪不能侵入，使心不走作，故強調「心不容一物」、「主敬專一」。又說明敬時涵養，動時省察之工夫，不能臨事而做，於內須以敬畏涵養，於外則須合於義，雖是敬義兼備，然則敬為主，義為賓，隱然以敬為上。程敏政亦從誠之幾微處說，須是涵養已發之端的幾微之處，以四勿之工夫，視聽言動皆合於禮，方能使邪不入於心，從而涵養未發之善端，既發便能中節，進而邁向成聖之學。

最後一個部分於《心經附註》中篇幅不多，卻十分重要，此即「尊德性和道問學」的討論。程敏政於此書持朱子中歲提倡道問學而晚歲轉向尊德性的論點，回應自南宋以來關於朱陸異同的論辯，與其編寫《心經附註》稍早以朱陸「早異晚同」為考證主軸之《道一編》觀點無有不同。無論是尊德性，抑或是道問學，若偏重於任一方，則將陷溺於一隅，於是程敏政主張道問學與尊德性是分不開的，但當以尊德性為主，道問學為輔，且是二者兼修，不能偏失於任一邊，此處亦可此處亦可與其著作中所言相互參照：「德性者，人之基字乎？基字完矣，器用弗備，則雖日租於人而不能給，且非給之有也；問學者，人之器用乎？蓋尊德性者，居敬之事；道問學者，窮理之功，交養而互發，廢一不可也。」³³²可見於尊德性、道問學的論題上，程敏政秉持其一貫的立場，認為程朱之學說，實於「尊德性」與「道問學」二者皆不偏廢，以警醒當時僅於道問學功夫處大段著力，卻廢尊德性工夫，而流於義理考據之學，以致不得程朱原意的學者。³³³

程敏政於《心經附註》中所構築的修養工夫論集結自先秦至元代儒者的智慧結晶，經過程敏政的整理，重新使後世學者將修養工夫以及心性之學相互連結。

³³² 程敏政：《篁墩程先生文集》，正德二年徽州知府何欽刊本，卷 29，〈送汪承之序〉，頁 16。

³³³ 何威萱：《程敏政（1445-1499）及其學術思想：明代陽明學興起前夕的學術風氣研究》，頁 204。

縱使於時人而言，程敏政部分囿限於朱陸論爭之觀點頗不可取³³⁴，然而於《心經附註》中所言之「朱子式」之「心學」修養工夫論亦有益於學者加以深省並學習效法。因此，《心經附註》一書雖然無法在明代中期以後，為中原地區的主流思潮所接受，然而，若是就考察南宋以降「朱子式」的心學之學術思想的流行，則有其重要的價值，相當值得我們加以了解與領略。

³³⁴ 何威萱：《程敏政（1445-1499）及其學術思想：明代陽明學興起前夕的學術風氣研究》：「討論朱陸異同問題時，這種現象非程敏政所獨有。《道一編》完成後，其親朋好友對此書並非一面倒地讚揚，反對、質疑之聲亦不時浮現，其中汪舜民（1453-1507）為反對最力者之一……可見「考證」類著作在某些明代學者眼中，首先想到的不是年代問題，而是其結果是否能真實呈現天下真理。」而此後，何威萱先生亦說明，王陽明以座師程敏政持「朱陸早異晚同」觀點而飽受攻扞地前車之鑑，刻意在《朱子晚年定論》一書迴避朱陸異同的問題之因，頁 229-230、249-250。

徵引書目

(一) 傳統文獻

- 宋·朱熹撰，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 宋·范浚：《香溪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明·焦竑：《國朝獻徵錄》，臺北：學生書局，1965年。
- 明·程敏政：《心經附註》，朝鮮顯宗十三年刊本，收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二冊，重慶市：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聯合出版，2011年。
- 明·程敏政：《篁墩程先生文集》，正德二年徽州知府何歆刊本。
- 清·張廷玉等：《明史》，新北：藝文印書館，1990年。

(二) 近人論述（按作者姓氏筆畫排序）

- [韓]金基柱：〈朝鮮性理學與《心經附註》〉，《當代儒學研究》第八期（2010.06），頁1-18。
- 古清美：〈明代前半期理學的變化與發展〉，《明代理學論文集》（臺北：大安出版社，1990年5月），頁1-41。
- 何威萱：〈寂寞的神童：明儒程敏政生平要事考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63期（2016.07），頁91-120。
- 何威萱：〈現存三種《道一編》版本考辨——兼論聶豹刪改版本之意義〉，《成大中文學報》第五十五期（2016.12），頁150-200。
- 何威萱：〈程朱心學的再發揮——論程敏政的《心經附註》〉，《正學》第5輯（2017.09），頁161-180。
- 何威萱：《程敏政（1445-1499）及其學術思想：明代陽明學興起前夕的學術風氣研究》，香港：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博士論文，朱鴻林先生指導，2013年6月。
- 周月琴：《《心經附註》對退溪心學形成之影響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15年。
- 夏國安：《程敏政的儒學思想》，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9月。
- 孫淑芳：〈存心知學——《心經附註》的聖學理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國文學報》第五十四期（2013.12），頁1-32。

- 孫淑芳：〈克己之學—《心經附註》的身心論述〉，《第二屆西太平洋韓語教育與韓國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韓國學研究中心，2013年），頁 237-252。
- 祝平次：《朱子學與明初理學的發展》，臺北：學生書局，1994年。
- 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証》，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 錢穆：《朱子新學案（三）》，臺北：三民書局，1971年。
- 錢穆：《宋明理學概述》，臺北：聯經出版社，1994年9月。
- 錢穆：《錢賓四先生全集 12》，臺北：聯經出版社，1994年。
- 錢穆：《錢賓四先生全集 21》，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年。
- 鍾彩鈞：〈朱子學派尊德性道問學問題研究〉，鍾彩鈞主編：《國際朱子學會會議論文集》（臺北：中研院文哲所，1993年），頁 1271-1299。